



《儒林外史》中作者与评者之间的反应文本探析
Analyzing the Textual Interplay Between the Author and Critics in *The Scholars*

邱家豪

Yow Jia Hao

20ALB06172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E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23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1.1 研究动机.....	1
1.2 研究架构.....	3
1.3 研究方法.....	4
1.4 前人研究回顾.....	6
第二章 表达与陈述——先有说话人.....	9
2.1 杂语现象.....	9
2.2 传递表述至听话人.....	12
第三章 说话人的理解者——对话理论中的听话人.....	16
3.1 理解与碰撞后的产物——反应文本.....	17
3.2 文与文之间的联系——陈述与互文性.....	19
第四章 评者与评者间的对话——后反应文本.....	23
4.1 新说话人与听话人.....	23
4.2 后反应文本.....	26
第五章 结语.....	29
参考文献.....	31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资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邱家豪 YOW JIA HAO

学号：20ALB06172

日期：2023 年 8 月 21 日

论文题目：探析《儒林外史》中作者与评者之间的反应文本

学生姓名：邱家豪

指导老师：方美富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儒林外史》在流传的过程中，对比其他小说要来的特殊一些，它是以评点本的形式流传的，并且里面的评者彼此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有明显的互动关系，宛若正在进行一场跨时空的对话一般，我对这个现象很有兴趣，但关于小说评点的研究对于《儒林外史》的评者，仅仅说明了它们为何而评，又为何有这种继承性，便到此为止，没有展开更深入的讨论，因此我决定用对话理论探析《儒林外史》中作者吴敬梓与评者的对话关系。对话理论是巴赫金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即是说人的一切表述都是有对话性，希望被他人所聆听、理解、应答的，而这就是评者，也就是受话人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期望的不是消极的理解，而是渴望获得积极的，作为回答雏形的“理解”，在《儒林外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卧评等人穿插在行文之间，或是在文末调侃情节和人物、引导式地解读作者的意涵以及对书中情节的一些补充等都属于这种对话性的“理解”，我们称之为反应文本。这种“理解”也不是随意就能做到的，反应文本最终的广度与深度，取决于受话人自身的知识储备与看待问题的视角，还有是否有着和说话人站在统一一点上的共同视野。换句话说，每个受话人做出的反应文本肯定各有千秋，同时也说明它们针对已存在文本所作的回应，也未必是值得信服的唯一真理，这个问题同样也出现在《儒林外史》中的评点上，比如卧评的部

分评点便一直被黄评和天评所反对。反应文本被后来者所反对，将这个现象实际以文本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唯《儒林外史》一家，这种文本我将其称之为后反应文本，是一种对于反应文本的互补与补正谬误的存在，也是本文在《儒林外史》与对话理论的基础上衍生出的新的对话公式。因此本文除了会提及说话人的内在对话性外，同时也会由内转外，将评者与后来的评者一同运用对话理论进行研究，以此更好地探析三者之间的对话关系，以及为了回应而生的反应文本。

【关键词】 儒林外史、吴敬梓、巴赫金、对话理论、反应文本

致谢

方美富老师作为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在我的视角来看，他是一名亦师亦友的人，虽然他能和你谈天说地，从古典小说至时事无所不谈，有时课后闲暇时，与之在办公室外闲聊既能消磨时间，又能增长见识，我对《儒林外史》和巴赫金的知识也有不少是从他身上学习到的。在学术上，他倒是相当严格，点评时文词若剑，锋利得能穿过心扉，能否撑得下去全看你是不是个玻璃心。

不过玩笑归玩笑，我非常感谢方老师几个学期以来的指导，这篇论文能从不堪卒读的状态直至修订完成，也都多亏老师每一次的认真批阅，我会记得每一次您的批评和建议，作为成长的食粮。另外，或许老师您不记得了，不过让我开始阅读《儒林外史》，想要往古典小说方向前进的引路人其实也是您，虽然以我的了解，大胆猜测您应该不会认真细读这部分，但我想真心地对您说一声“非常感谢”，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能接受您的指导，或许确实严酷了一些些，然而这也是在升学之前最好的历练，往未来的路上，希望还有机会再次接受您的指导，万般感恩。

最后我也不免俗套地，也对身边的人表示感谢，在我因为课业和生活确诊焦虑症的同时，真的感谢家人和友人们的陪伴，我才能坚持下去，慢慢调整状态，恢复正常，无以言谢。至此停笔，祝各位安康顺利。

第一章 绪论

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895-1975）的对话理论与吴敬梓（1701-1754，清康熙四十年~清乾隆十九年）的《儒林外史》，两者分别都是有着丰富研究成果的课题，虽然对话理论也确实运用到诸多小说研究之上，然而让它们结合，并用来讨论评者与评者的对话确实是几乎没什么人踏足过的范围，本文因此借用对话理论现有的研究成果，对这一片黑暗的领域做小说史研究的探索罢了。本文将通过对话理论来探析《儒林外史》拥有的特殊现象，即评点的继承性，来说明作者与评者之间的反应文本。

1.1 研究动机

叙述文体，或者说来自某个人的表述，有一个最重要却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就是它的对话性，这同时也是对话理论的重点，除非你我其中一人是存在于这世上的唯一生物，话语才不会与他人的话语碰撞，变成一种绝对的独白。这个理论放在日常对话时很好理解，但它其实也有被用于对文学的研究上，因为作者的陈述行为和读者的阅读行为如同对话，是一种授受关系。不过，对话有时候未必需要真实存在的听众，即使只有作者一个人，也能形成“对话”，当我在中国知网检阅相关资料时，也有发现许多将巴赫金对话理论与文学作品相结合的研究，都比较偏向关注内在的对话性，以对话理论为基础对小说文本作解读，而从作者与评者之间的对话入手的研究并不多，但对我来说，这反而是从一个特殊角度切入《儒林外史》的方法。

首先，《儒林外史》在成书后流传的情况相当特殊，从卧闲草堂（往后简称卧评），到黄富田（简称黄评），接着是张文虎（简称天评）等等，这些评者的评点由先至后，全部变为文本中的一部分，成为当时作品刊刻、流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评点本的《儒林外史》成为当时流传的主体，¹而它的继承性之所以形成，则与黄评和张评有关。黄氏所评点的《儒林外史》包含卧评的内容，接着又将自己批过的《儒林外史》交给张文虎，启发了他的同时，还通过张在南汇和上海形成了一个评点和传播《儒林外史》的圈子²，意外的形成了一代传一代的继承。因此在阅读《儒林外史》时，这些评点并非各自独立的存在，反而时有互动，就像是彼此跨越时空进行“对话一般”，稍显可惜的是，对于小说评论的相关研究通常只有说明这个现象所产生的原因，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讨论。

这种稀有的继承性，让本文的研究可以将对话理论中只有作者一人的内在对话性，由内转外，让听话人也能纳入讨论的范围之中，并且还能在对话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衍生，产生新的对话公式。换句话说，本文的对话有三种，一是作者的内在对话性、一是作者与评者的对话、一是前评者与新评者的对话，并由作者、评者以及读者分别扮演“说话人”与“听话人”的角色来说明他们彼此的对话关系，以及伴随着这种关系产生的事物，也就是反应文本。反应文本指的是听话人针对说话人的原文本所建立起来的回应，毕竟对话并非单方面的讯息传递，而是双向的，评者与后来的评者的回应也应该是我们需要关注部分，由一人的对话走向真正的二人对话。关于对话理论和《儒林外史》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我只是希望以前人的研究做衍生，结合《儒林外史》对较少人提及的反应文本和作者与评者的对话关系进行研究。

¹ 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152。

²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页15。

1.2 研究架构

本文会以五个章节探析评者与评者之间的对话，开宗明义，作为第一章的绪论主要是用以简单说明我撰写这篇论文的研究方向，我会以动机、架构、方法和前人研究四个小节论述。

从第二章开始正式步入主题，作者身为文本的创作者，可以说是对话成立的基底，即使后面转为评者与新评者的对话时，它也没法被忽视或是从对话中缺席，所以这一章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为什么无法将其抽离的原因。本章分为两节，一节用以说明说话人本身自带的社会性，也就是长篇小说中的杂语和双声现象来解释它的内在对话性，另一节则是由内转外，说明对话理论的公式，并通过受话人的角色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公式中不能除去说话人的存在。

第三章则是谈对话理论中的受话人，同样分为两节，一节谈受话人“理解”说话人后产生的反应文本，一节说明反应文本产生的互文性如何使对话理论的对话性成立，这一章主要在解释受话人对于说话人的重要性，也就是文本的意义会在阅读的过程中生成，帮助说话人填上它所留下的空白。撰写前两章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将对话理论的大致重点阐释清楚，第二个目的则是为第四章，也就是评者与评者之间的对话，或者说，新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的对话做铺垫。这章依然分为两节进行，分别是“新说话人与受话人”与“后反应文本”，以用对话理论来正式讨论评者与评者的对话现象。

第五章则以结语总结本文的研究成果，提出最后见解。

1.3 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通过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结合《儒林外史》评者与评者继承性的现象，运用杂语和双声、理解、陈述、互文、反应文本等，从作者的内在对话性与理想的受话人形象，一步步走到与确实存在的评者的对话关系。首先，本文会收集《儒林外史》中几位评者有明显互动的部分，接着整理出有明显讨论价值的互动，尤其是彼此意见不合之处，比如第34回卧评和天评对庄绍光这名角色的争论，卧评认为他是纸上谈兵之人，因为绍光虽然嘴里说着“有司无弭盗安民之法”，可是当亲身遇到盗贼时却吓得魂飞魄散，但天评并不认同：

天二评：“弭盗安民”非匹夫之勇所能，况无无缚鸡力者乎？此不足为庄绍光病。

3

卧评从吴敬梓所写的情节中得出第一个反应文本，而后天评前者的不足再提出了新的反应文本补足，这是《儒林外史》的评点本中常见的现象，为什么作者、评者与读者三者之间彼此有这种授受的对话关系，是因为表述或陈述本身就具有对话性，⁴无论受话人在阅读过程和理解中产生了何种反应文本，都是以说话人的表述为基础的，而反应文本作为针对说话人所生的表述，自然也具备对话性，也能被后来者所理解回应。

³ [清]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430。

⁴ 托多罗夫着，蒋子华、张萍译，《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al Principle*) (天津：花文艺出版社，2008)，页172。

处理好第一步后，接下来我会开始处理作者，也就是对话理论中的说话人，虽然本文的重点并非作者的内在对话性，但在对话中，将我们的表述脱离与对象和说话人的关系是不被允许的，毕竟无论争论、同意、还是交锋都是因为它。⁵因此通过杂语和双声现象来说明《儒林外史》中的对吴敬梓意图的折射和各阶层社会语言的模仿，作为后续作者与评者对话时的背景是有必要的。

反应文本的建立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受话人对说话人的“理解”与“共同”，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它们的视角、知识、共同视野决定反应文本最终的广度与深度，这也是受话人的部分需要着重讨论的部分。另外，对话理论中的“理解”，不会因为已经明白作者在说什么而止步，这种消极的理解是毫无意义的，也并不存在，理解无论深浅，或多或少都是蕴涵回应的积极存在（这个回应可以是语言，也可以是行动上的回应）。⁶这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是类似的，即文本的意义会由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创造出来，因此我也会借用伊瑟尔的读者理论来辅助这方面的论述，以此观察《儒林外史》中评者的反应文本，以及后来的评者针对前评者产生的反应文本是否也具备这些要素。

若换做是一般的文本，本文的讨论也应该接近尾声了，不过《儒林外史》评者的继承性却让对话理论的公式得到了新的变化，后来的受话人在理解说话人的表述时，这个表述混入了前一位受话人的表述，他的评点也变为文本的一部分，一同刊载流传，那么对后来的评者来说，他就是全新的说话人。这部分的讨论是基于对话理论说话人与受话人的对话关系的衍生，也就是在已存在文本和反应文本之后，还存在一个后反

⁵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周启超、潘月琴、黄玫等译，〈1961年笔记〉，《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页331。

⁶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周启超、潘月琴、黄玫等译，〈《言语体裁问题》相关笔记存稿〉，《文本、对话与人文》，页198。

应文本，因为受话人的表述不一定是正确无误的，倘若他的解读与引导还存在着需要后来者填补的空白，那么后反应文本就是填充它的内容物，以起互补和补正谬误之用。

1.4 前人研究回顾

以《儒林外史》为主体的研究有很多，其中著名的有李汉秋的《《儒林外史》研究》等一系列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和整理，以及商伟所著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对吴敬梓本人的研究也有如《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和《吴敬梓传》的专书存在，可以说无论书里书外，《儒林外史》都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但以欧美的文学理论结合《儒林外史》进行的研究就相对较少，从中国知网的论文来看，即使是有运用到欧美理论研究《儒林外史》的论文，也大多数是研究《儒林外史》在各个国家的翻译本里的语言为主。

比如王鑫所著的《纽马克翻译理论视角下看杨译《儒林外史》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便是通过彼得·纽马克的翻译理论来解释杨宪益夫妇在将《儒林外史》翻译成英译本时如何处理文化负载词。举个例子，第三回胡屠户将范进骂的“狗血喷头”四个字在英文中是没有相应词汇的，且狗在中文语言和英语语言所代表的意涵全然不同，为了便于英语读者理解狗血喷头的意思，因此就翻译成了“pour out a torrent of abuse（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⁷类似的还有何小翠所著的《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杨宪益英译《儒林外史》研究》，也是在使用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探讨英译本如何在忠实原

⁷ Wang Xin, "On the Yangs' Translation Methods of the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Schol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ter NewMark's Translation Theory" (Master thesi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9), 38.

文的基础上，生动得当地用英语再现小说原文的风格何文化意蕴，比如第三回的“君子成人之美”译为“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即避免直译的平淡无奇，还能让英语世界的读者感受到韵律（need 和 indeed 押韵）和审美上的舒适。⁸

总之，目前大多数有使用欧美文学理论分析《儒林外史》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翻译策略的角度进行的，而利用文学理论解读《儒林外史》的研究较少。至于对《儒林外史》评者的研究则集中在小说评点的范围，李汉秋的《儒林外史 汇校汇评》、谭帆的《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以及宁宗一的《中国小说学通论》都对卧评等人做了详细的介绍，以及说明他们为了不让作者“醒世”之意湮没而作批语的目的与价值。⁹虽然其中也有提及《儒林外史》在评点上的继承性和一致性，¹⁰但并没有对此作更深入的阐述，因此我想借对话理论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一些补足。

关于巴赫金的部分，现今已有非常完整，收录巴赫金各种研究文章，共 7 卷的《巴赫金全集》可供参阅，而其中收录较多关于对话理论的文章为第 3 卷与第 4 卷，同时也是本文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另外，为了在巴赫金丰富的研究成果中锁定有关对话理论的范围，钱中文主编的《文本 对话与人文》也是我的辅助资料之一，这本书中将巴赫金对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关系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书，是我了解对话理论是什么的第一步。上述的著作偏向对巴赫金研究成果的整理，而托多罗夫的《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则是为我们读懂巴赫金丰富又复杂的思想的一盏指明灯，将四散各处，有关对话理论的讨论整理起来的同时，也配合自己的话语带领读者理解巴赫金所说的对话理论的意思，又是如何运作的，对我在最开始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帮助非常大。

⁸ He Xiaocui, “A Study of Yang Xiany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Ru Lin Wai Shi—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Master Thesis,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2016), 27.

⁹ 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页 859。

¹⁰ 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 157。

对话理论当然也被许多人用作文本解读的研究，比如吴琪所著的《对话理论视域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开放性——以《白痴》为例》便是在利用对话理论，通过微型对话和大型对话，也就是角色的自我对话和与其他人物的对话以及人物关系的对位揭示和发展人物的性格。¹¹只是他们依旧是偏向作者内在对话性的研究，是以对文本的解读为主。

不过，范超所著的《对话理论视角下《围城》的对话性研究》则在透过对话理论挖掘书中人物的同时，也很好地说明了作者与读者潜在的对话关系，以及读者作为受话人的角色和问题，如读者的知识储备和看待问题的视角会影响解读成果的广度和深度。¹²范超的研究除了内在的对话性外，也将对话从作者理想中的受话人，转为了真正的受话人，对于作者和读者跨越时空的对话约篇幅不小的论述，这和本文想要研究的方向类似，区别在于《儒林外史》的受话人是确实且留下过反应文本的评者，而非广大的读者群，并且这些评者之间又有继承性和对话互动，于是本文的研究会侧重在评者、反应文本、新评者与后反应文本上。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虽然不乏与文学理论结合的研究，但更多集中在探讨《儒林外史》在其他语言的翻译策略，对于卧评等人的研究也没有过多的深入，而我认为对话理论中较少被提及的受话人与反应文本能很好地对这方面做补足，才将两者相结合去探析《儒林外史》作者与评者之间的反应文本，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一些衍生。

¹¹ 吴琪，《对话理论视域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开放性——以《白痴》为例》（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硕士论文，2021），页20。

¹² 范超，《对话理论视角下《围城》的对话性研究》（西安：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论文，2020），页49。

第二章 表达与陈述——先有说话人

本文以评者与评者间的对话为主，但却不可能在论述的过程中将开启话题的说话人给无视掉，这就像房子一样，一旦抽离基底，无论在其之上的是多么贝阙珠宫，也毫无意义可言，且更难以很好地去理解内容。我确实可以只聚焦讨论《儒林外史》中几位有名的评点者，但少了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只看评者的话语是几乎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评论，又为什么赞同或反对他人观点的，我指的并非是不清楚故事内容那么简单，还包括众人与作者拥有的共同视野以及从文本衍生出的观念之差。世间的一切表述都具有对话性，绝对的独白是不存在的，我们的每一个表述都是为他人而发，参与思想的交流过程，¹³换句话说，评者的评语之所以能产生，评者之间的对话之所以成立，也是多亏了作者的表述。另外，一场正常的“对话”，理应需要作者、读者以及评者，彼此扮演“说话人”或“听话人”的角色开展话题，若三者缺一，则对话无法成立。故而即使本文的主题为评者，却也不能对说话人全然避而不谈，因而本文关注授受之间超过一种的声音，与彼此的内外关系。

2.1 杂语现象

吴敬梓生在康、雍、乾时代的清王朝，于累带科甲的阀阅世家中成长，因此比起其他人，他有着相当优越的学习条件，也不乏父师教他做八股文与诗文写作。¹⁴当时的

¹³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言语体裁问题》相关笔记存稿〉，《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页192。

¹⁴ 陈汝衡，《吴敬梓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页18。

文人参加八股科举，也只为了获得仕途的敲门砖，故而父师都会强烈要求他们做好八股文，只读四书而不可读其他会扰其心志的杂览。这个风气从《儒林外史》中鲁编修的自叹中能看出来，若是八股文章做的好就算了，但要是做不好，还要做诗词歌赋就是邪魔外道，¹⁵而他“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夙构者莫之为胜，”¹⁶，既能为功名学八股以应付考试，也不放弃研究经史和写作诗文，避免自己成为一个腐秀才，可以算是当时有出息的读书人。

这种背景下成长的吴敬梓，接触过各种文人圈子，接触过不少奇人，也接触过不少对八股以外一无所知的迂儒，这些都是组成《儒林外史》的一部分，因此鲁迅才说《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大多真有其人，只不过吴敬梓用谐音隐语寓其姓名而已。¹⁷这一些在小说中对自然和社会的反映，在对话理论中的术语中称之为杂语现象，意指引进各种各样，来自不同体裁、职业、社会阶层、流派等语言，接着再将它们组织起来，作为在小说中对自然与社会的折射存在，为小说的语言增添更多的面貌。¹⁸

杂语被纳入小说后，会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对各种体裁语、职业语、其他社会性语言的模仿，不点出人称却暗含着说话人的形象；或是形之于外的假托作者、叙述人、以至主人公的形象。¹⁹《儒林外史》中的杂语属于前者，八股士如鲁编修、乡绅如严老大、迂儒如马二先生、斗方名士如赵雪斋、盐商如五河县之方盐商等等，都是各方各面的社会性语言，来自清代社会的杂语现象。

¹⁵ [清]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 141。

¹⁶ [清] 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文木先生传〉，《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页 565-566。

¹⁷ 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页 157。

¹⁸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长篇小说的话语〉，《巴赫金全集·第三卷》，页 40。

¹⁹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长篇小说的话语〉，《巴赫金全集·第三卷》，页 115。

不过上述人的语言，有些与作者吴敬梓基本上身处同一阶层，因此我会先取以其他的社会性语言来凸显《儒林外史》中的杂语现象，比如甘露庵的老和尚在得知牛浦郎的姓名前，不是喊他小施主，而是使用有着相同意思的佛家术语“小檀越”来称呼他，²⁰是对僧人的语言模仿。在第 21 回牛浦郎的祖父牛老儿与卜老爷谈到自己孙子时，说他“在外没脊骨钻狗洞，掏渌坏了身子，”²¹意思也是说牛浦郎在外没干什么正经事，还担心他因色欲伤身，这则是对一般百姓日常所用的生活化语言的模仿。还有一种杂语，如第 42 回的汤六老爷的谈吐：

“怎么没有？前日还打发人来，在南京做了二十首大红缎子绣龙的旗，一首大黄缎子的坐纛。说是这一个月就要进京。到九月霜降祭旗，万岁爷做大将军，我家大老爷做副将军。两人并排在一个毡条上站着磕头。磕过了头，就做总督。”²²

用齐省堂评的话来说，这些就是“吓乌龟、婊子”的话²³，夸大其词欺负听他说话的人没什么见识外，顺便借大老爷的“威武事迹”涨涨自己的威风，是《儒林外史》对纨绔语言的模仿，而就是这些形形色色的杂语，构成了小说中“儒林”的场域。

除了杂语之外，小说中还有一种双声语的存在，我拿第五回王秀才议立偏房为例，在宗法社会里，正室尚未去世便想将侧室扶正等同篡逆，也是对纲常名教的不敬，但对读经典考八股的王氏兄弟来说，只要钱财到位，歪理都能说成直的：

²⁰ [清]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 261。

²¹ [清]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 265。

²² [清]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 517。

²³ [清]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 517。

王仁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²⁴

严致和本来对这件事还有些犹豫，结果王氏兄弟硬是搬着纲常名教的旗号，为了银子而想方设法为扶正之事寻找伦理上的依据，假善而图谋不轨。这两名角色在胡说八道时，其实文本中不仅仅只有他们的“声音”存在，因为他们的话语还夹带着作者承载的思想和意图。于是这类话语中同时拥有两个声音、两个意思、两个情态，从而形成对话式的呼应关系，我们称为双声语。²⁵通常作者会在小说中，将杂语现象化作人物，让他们带着属于自己的争执或矛盾在小说里活动，²⁶而王氏兄弟在为了银子说话时，同时也在折射作者的意图，也就是借其表里不一的“假道学”嘴脸作警世之用。所以在研究时，我们不应该将人，也就是作者，或者称之为说话人的角色独立于文本之外，毕竟在话语的自身中研究话语，忽视它身外的指向是没有意义的。²⁷

2.2 传递表述至受话人

新批评派认为文本应该是“自治的”（autonomous），与其顾及读者反应的主观印象，不如细致关注文本语言自身就好，将读者的行为与反应视为一种外在的因素。²⁸

²⁴ [清]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 69。

²⁵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长篇小说的话语〉，《巴赫金全集·第三卷》，页 108。

²⁶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长篇小说的话语〉，《巴赫金全集·第三卷》，页 109。

²⁷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长篇小说的话语〉，《巴赫金全集·第三卷》，页 71。

²⁸ 安德鲁·本尼特（Andrew Bennett）、尼古拉·罗伊尔（Nicholas Royle），汪正龙、李永新译，〈读者与阅读〉，《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ory）（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 12。

无独有偶，也有人认为对话的过程应该被概括为 A（作者）、B（读者）与信息 X 的一个公式，所谓阅读，即是 A 将 X 传给 B，而 B 要辨认出这份准备好的 X 究竟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 X 的（这里指的是形式）。²⁹若真是如此的话，那我想这个题目也应该到此为止了，因为这个公式让说话人与受话人的关系看起来并不对等了，甚至也谈不上是对话，更像是说话人对受话人提出的一份答卷，而受话人只需要辨认出正确答案就好。

表述的本质既然是为他人而发，具有对话性的话语，那么 X 应该不是被准备好，藏在文本中等待被发掘的事物，而是一个在交际的过程中产生，不断在变化而非固定不变的事物。³⁰反过来说，在交际的过程中，X 也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不会出现，比如当某人对于《儒林外史》的背景知识不甚了解。吴敬梓写《儒林外史》乃秉持公心，指撻时弊，³¹那么他所写的情节和人物自然和清代社会有紧密关联，所以小说中的说话人不会说个人独特的语言，他的话语必定夹带着杂语和双声。如果受话人，也就是读者在不了解明清科举相关知识、当代文人的社会背景以及吴敬梓本人就翻开《儒林外史》阅读的话，必定味同嚼蜡，全然不解书中的话语与警世用意。

评《儒林外史》的几位有名大家，不外乎都是熟悉书中背景之人，或者说基本都是生活在乾隆时代的人，卧评（卧闲草堂）甚至还可能是吴敬梓的亲朋，³²他们完美符合巴赫金所提出的三个“共同”：

²⁹ 托多罗夫着，蒋子华、张萍译，〈人文科学认识论〉，《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页 252。

³⁰ 托多罗夫着，蒋子华、张萍译，〈陈述理论〉，《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页 252。

³¹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页 155。

³²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 14。

叙述的空间和时间（“哪里”和“什么时候”）；话语的对象或主题（人们谈论“什么和对话人与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关系（“价值”）”。³³

第一点其实就是指能不能理解说话人所处的时空点，第二点则是说话人所要表述的思想，第三点则是与对话人是否抱持着同样的价值观，只要缺少其中一个共同，那说话人的表述就难以得到理解和恰当的解释，或是最后得出的理解有些偏差。倘若我们真的将说话人，即作者从评者与评者的对话中抽离出去，那我们将会失去对后者讨论内容的理解，比如在第40回中卧评和黄评（黄富民）对箫云仙和沈琼枝的讨论为例：

卧评：……云仙，豪杰也；琼枝，亦豪杰也。/黄评：沈琼枝戴冠子、穿大红，居然出嫁矣，乃因不愿为妾，在盐商家经了一夜，已属大缪；又窃其金银而遁，谓之为侠且不可，而以豪杰许之乎？³⁴

箫云仙在椅儿山破敌，又善待百姓将士，整修青枫城，最终却限于资格，依旧屈于单位，称之为豪杰倒是名副其实，也无愧吴敬梓将其列为二甲第一，但是沈琼枝的所作所为确实难以与之相提并论，若非吴敬梓将她位列三甲第一，分出高下，恐怕他们两位的争论还难以休止。因此说话人虽然不会直接参与后者的讨论，但它依旧会作为基底，也就是对话的背景存在着，绝不可能将其无视再进行讨论。另外，评者与评

³³ 托多罗夫着，蒋子华、张萍译，〈陈述理论〉，《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页233。

³⁴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503。

者之间的对话，意味着我们会在这场对话中产生新的说话人与听话人，所以我也有必要在正式开始讨论前，将对话理论的说话人简单解释清楚。

第三章 说话人的理解者——对话理论中的受话人

我一直认为对话理论的概念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在某些地方很相似，尤其是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创造出来这一点，³⁵这同时也是在说明受话人这个角色的存在意义，否则《儒林外史》中的评点者句句都是夸赞作者之才的话语，我想他们也就没有被研究的必要了。A 和 B 在交流间所产生的 X，应该是一种填补作品空白的事物，虽然巴赫金没有为 X 冠上准确的称呼，但我想它的名字就是“文本的意义”，而说话人与受话人的交流是一个互补的过程：

这一显然琐屑的情景所省略的东西（比如文本的叙述者是谁，他或她又如何思考），来自于对话的空缺，它就是刺激读者的投射去填充空白的东西。读者被置于事件之中，在含蓄处寻找不言之意，已言之物表现为作为未言之物参照系的意味。³⁶

说话人的话语刺激了受话人，受话人则以阅读过程产生的意义去填补作品中的一些空白，在我看来这就是《儒林外史》评者与作者的交流模式，当然这也是我们作为

³⁵ 安德鲁·本尼特（Andrew Bennett）、尼古拉·罗伊尔（Nicholas Royle），汪正龙、李永新译，〈读者与阅读〉，《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ory）（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 12。

³⁶ 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著，金元浦、周宁译，〈本文与读者间的不对称性〉，《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页 202。

一般读者阅读时所会经过的过程，只是就如上一节所言，要进入这个模式的前提是“理解”。

3.1 理解与碰撞后的产物——反应文本

我之所以一直在“理解”两字上作文章，是因为它与我们日常所知道的理解有根本上的差异，不仅仅是了解和领会作者之意，还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哲学观点和新的变化与构成中的经验的表达。³⁷简单来说，对话理论中的理解，是一种回答的雏形，它并非单方面接受资讯后的自我消化，更像是与说话人的辩论，因此它也是积极的，具备对话性的“回应”。

接下来我们取第13回和第47回为例做个简单的说明，在第13回中，宦成拐走鲁小姐的贴身爱婢后，蘧公孙马上在秀水县报官，出批文将两人拿了回来。不过考虑到蘧公孙与两位娄公子的关系，公孙应该向二娄告知此事并向其求助，然而作者并没有这么写，因此天评认为：

天二评：疑二娄已挈晋爵入都矣。然殊欠交代。³⁸

³⁷ 托多罗夫着，蒋子华、张萍译，〈陈述理论〉，《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页204。

³⁸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175。

评者推测没有公孙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二楼已经随晋爵入都故无法帮忙（或难以求助），但还是在最后认为作者在处理这段剧情时欠缺对二娄去向的交代，才让人产生了为何公孙不求助于两位公子的疑问。

接着我们再看卧闲草堂对于第 47 回的评论：

卧评：……入节孝祠一段，作者虽以谑语出之，其实处处皆泪痕也……文中处处挽虞博士，是通身筋节。³⁹

自从秦伯祠之祭后，以虞博士为首的三贤人逐渐淡出故事舞台，而后书接五河县，写县里之民的无耻大胆与势利熏心，又以方盐商在节孝祠所进行的闹剧式仪礼比之神圣的秦伯祠之祭，虽然吴敬梓是以戏谑的语气描述此事，但卧评却看见了他在背后的感伤和对贤人们的缅怀。想当时秦伯祠的大祭，再看如今这些仪式经由商人的权力和影响使它们轻而易举地被挟持和操控，以服务于不同目的，两者对照后，自然不免深感悲伤，怀念此前的儒礼和宗法。⁴⁰

卧评的这个评论，基本上达到了“理解”所必须拥有的特质，其中包含受话人对于物理符号（词、色彩和空间）的理解与对说话人的认可，还有另外两个：

³⁹ [清]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 583。

⁴⁰ 商伟著、严蓓雯译，《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页 138。

……3) 具体背景下意义的理解。 4) 积极和对话性理解（讨论——赞同）。对话背景下的引入。理解中评论的时间，理解的深度以及理解的广汎性。⁴¹

这些特质其实如同字面意义，不难明白，但评者不一定会完全同意作者的表述，它们在阅读过程中所创造的意义，可以是自我推敲出的意涵，也可以是对某些部分的不满和反对（比如二姿的去向），至于这个得出的意义的精度与深度如何，就要看“理解”的功夫做到什么程度。

拥有“共同”是“理解”的基础，而“理解”是回答的雏形，就如我们所见到的一样，卧评和天评两位评点者在理解的同时，也在回应说话人，既是为他人而发的语言，那么当然可以算作表述，两种同为表述的话语碰撞，等同于两个观点的碰撞，在对话理论中，这代表着两个作者，两个文本的相遇。⁴²所谓的两个文本，一个是指原本就已存在的文本，放在本文来说就是《外史》；另一个则是围绕文本，根据提问和反驳等建立的反应文本，简单来说，就是卧评等人的评论，而这两个对等的文本产生的联系，被称之为互文性。

3.2 文与文之间的联系——陈述与互文性

巴赫金认为陈述有一个暗指的部分：

⁴¹ 托多罗夫着，蒋子华、张萍译，〈陈述理论〉，《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页 245。

⁴² 托多罗夫着，蒋子华、张萍译，〈陈述理论〉，《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页 205。

之所以成为暗指部分，那就是“我们”——全部说话的人，知道，看到，喜欢和承认。“我们”都统一在一点上。“我”在话语中只有依靠“我们”才能实现。

43

虽然这已经步入到语言学的部分，但联系到前面所说的“共同”和“理解”，就可以明白巴赫金其实想要强调的是说话人之间的共同点，也就是共同视野，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其他人根本不可能理解“我”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还是那个道理，若受话人不了解八股、明清科举之事，当然也无从明白《儒林外史》从头到尾究竟在表述什么，因此互文既然是指两种并列的陈述或文本发生的联系，那它当然需要建立在“我们”都在统一的一点上才行。

所谓统一的一点，除了是八股、科举等等这种具体背景意义下的理解外，还有一个重点是能否站在说话人的角度去作积极且对话性的理解，在《儒林外史》的对话关系中则体现在各个评者对书中情节和角色的理解，我觉得这点在卧评评鲍文卿这个角色时体现得最好：

卧评：虽做戏子，庸何伤？天下何尝不有士大夫而身为戏子之所为者？则名儒而实戏也。文卿居然一戏子，而实不愧于士大夫之列，则名戏而实儒也。⁴⁴

⁴³ 托多罗夫着，蒋子华、张萍译，〈陈述理论〉，《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页 232。

⁴⁴ [清]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 309。

吴敬梓在儒林中安插一个戏子的目的，其实是用以和那些做戏的士大夫比较，并且也是在说即使地位不高，若行为端正，那也不愧于士大夫之列了，作为受话人的卧评对于说话人的安排理解至深，我认为就是做到了站在统一的一点。

说话人所陈述出的话语或文本，几乎都存在两种声音、两种世界以及两种语言，只是观念表达是显性或隐性这点有所不同（直接或折射意向），而对话就建立在这两者之间。这就使得每个陈述必定不可能缺少互文性，而一种话语肯定有两个主体存在，人们可以在小说中的每一段话感觉到其内在逻辑和社会话语的特征，因为这种言语现象本身便是社会背景，与话语紧密连接的社会意识。⁴⁵有没有觉得这些论述很熟悉？这其实就是上一章所说的小说双声语和杂语现象，我们的陈述谈话无论何时都具有对话性，除非《儒林外史》只有吴敬梓一人过目过就销毁，否则对话性作为言语的独特现象，最终都会让《儒林外史》和后来的受话人言语进入一个激烈的相互作用里。⁴⁶

总之，说话人所做出的表述或陈述，基本上都具备对话性和两种声音，至于接收的受话人能不能将其掌握，在于他们有没有共同的视野为基础，接着“理解地去回应”，而回应的精度和深度又取决于这“理解”做的好不好，有没有真正和说话人统一一点，理解“我”，这些基本上便是对话理论的运作。那么这些究竟又和《儒林外史》评者与评者之间的对话有什么关联？

首先，评者与评者的关系其实可以直接看作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说的说话人与受话人的关系，我虽然使用过说话人与受话人代称作者与评者（读者），但也从未将它们完全划上等号，因为说话人所指作者，可以是传统意义上创作原始文本的作者（即吴敬梓），也可以指评者，两者皆为话语的创造者，若非要简单区分的话，前者

⁴⁵ 托多罗夫着，蒋子华、张萍译，〈互文性〉，《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页 261。

⁴⁶ 托多罗夫着，蒋子华、张萍译，〈互文性〉，《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页 261。

是无中生有地创造原始文本，后者是在原始文本的基础上留下反应文本后化生而成的作者（比如卧评等人）。

前文述及过听话人所作的反应文本，也是一种表述，那么这个表述当然也可以被下一个人“理解”，去做新的回应，用个简单的例子说明的话，就是有人针对某人的书评作出评论并给出理由，而此时此刻，它们的身份是不是也随之产生了变化？吴敬梓和卧评是一场对话的说话人与听话人，那后来的黄评（黄富民）、天评等人对于卧评来说，是不是就是属于他的听话人呢？这些也是我们下一章所要讨论的部分，也是本文的重点。

第四章 评者与评者间的对话——后反应文本

《儒林外史》在成书后的流传情况比之其他小说都来的特殊，从最早的卧评开始，一直到如今的汇校汇评，这些评者的评点都已经与《儒林外史》融为一体，成为作品流传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他们并非互不干涉，反而因为评者的继承性导致他们彼此之间有不少的互动，通常都体现在对前一人观点的赞成或反对。

除了观点不合的争论外，几位评者大家在书中的评语内容多和打趣、解析作者之意以及补充言外之意，这些针对说话人，也就是吴敬梓而出现的反应文本，因为《儒林外史》的流传情况，竟意外地混入了已存在的文本之中，化作一部分，导致对话理论的公式发生了变化，让后来者接触到《儒林外史》时的阅读情况并非再是 A 与 B 在交际过程中产生 X，而变成了 (A+B) 与 C 在交际过程中产生了 X。至于为什么还要包含 A，我已经在第二章说明了不能抽离说话人的理由，便不再赘述。

4.1 新说话人与受话人

对于这个新公式，我们必须先处理一个问题，也就是原先存在的说话人与受话人是否和全新的说话人与受话人性性质一致，还是有些许差异？答案是后者，受话人无论新旧其实功能都是相同的，都是要以“理解”回应说话人的表述，至于新说话人，他们针对原先存在的文本所作的反应文本，本身就是具备意义和承载思想的表述，那自然也符合说话人的定义，而且即使是反应文本，其实也不乏双声的存在。我们以第 48 回卧评与黄评对王玉辉这个角色的争论为例来解释，王玉辉在女婿去世后，认为女儿

有心要“做”殉夫之举，不加以阻止，还认为这是“好题目”，是能名流青史之事，因此也认同女儿绝食以示忠贞之举，而卧评对此评论道：

卧评：观此人，知其临大节而不可夺。人之能于五伦中慷慨决断，做出一番事业者，必非天下之乖人也。⁴⁷

卧评既用曾子之言称王玉辉为儒家中可以“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士君子，那足以显示他对这个角色评论之高，也认同他在故事中不顾他人阻拦，让女儿牺牲追随丈夫而去的举动，而这个评语被后来的黄评抨击：

黄评：天下事有意“做”出，便非至情至性。王玉辉有心博节义之名而令女儿去“做”，此且于至情至性耶？其女在家想习闻其迂执至论，故商量殉节。而王辉谓之“好题目”，若深以为幸者，且非以人命为儿戏而逐流于忍乎！⁴⁸

两位评者的观点碰撞背后，其实有着旧时代妇女节烈观和纲常礼教的问题，《儒林外史》中的故事和一些历史上的烈女相同，她们为了忠贞之虚名，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只为做这样的“好题目”。依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大概会倾向于黄评的看法，这些确实是为“做”而做，视人命为儿戏的作为，但在卧评看来却不是这么一回

⁴⁷ [清]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 593。

⁴⁸ [清]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 594。

事，或许也能说明这一段“贞洁观念就像毒汁一样渗入人心深处”⁴⁹的历史还是影响了
他作为受话人的判断，导致自己并没有与说话人站在统一的一点上。两人的表述中，
除了对于故事角色的评价外，也有折射出各自的意图，即对烈女殉夫一事的看法，也
就是说反应文本也是存在双声现象的。

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新说话人与原本的说话人的性质也是大致相同的，何
况他们彼此用以表述的载体是不同的，长篇小说具有社会性，夹带杂语和双声是自然
的，虽然通过上述的例子来看，反应文本作为新说话人所使用的载体，似乎也不乏双
声与社会性，但他们不太可能拥有代表社会阶层的语言，也就是杂语现象。毕竟反应
文本有很强的目的性，也就是针对说话人的表述作回应，他们完全不需要在自己的表
述中引入谁或某阶层的语言作为杂语。

虽然有些差异，但新的说话人与受话人的存在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在一个完成的
对话里，又突然冒出新的受话人，会不会反而是画蛇添足，破坏了一个完整的对话呢？
如果说一个对话已经完满的情况下，新的受话人当然没有插嘴的余地，只能回以“妙
批”和“确矣”之类的赞同或无话可说，因此新受话人的出现，必定是因为原说话人
与受话人的对话还存在着问题。阅读是为了产生意义和填补缺口，这也是受话人建立
反应文本回应受话人所要做的表述，但这个用以补充空白的填充物在他人眼里看来却
未必是完美的，所以才留有余下的空白让后来者有机会作新的补充和纠错。

⁴⁹ 李汉秋著，《《儒林外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38。

4.2 后反应文本

在文学批评的理论中，我们不会将作者自己的解答视为唯一真理，而仅仅只是另一个文本，因为出自某人之口的东西并不意味着那就是真相，也不表示他的看法更有意思或启发性，⁵⁰这个道理放在评者身上也是一样的，作者的解答既然不一定是唯一所指的答案，那么评者的反应文本当然也不可能是真理一般的存在，就像卧评作为《儒林外史》最早的评者，虽然基本上都评得不错，但也有不少错误，评点既然已经作为《儒林外史》的一部分，那么有谬误的地方也会跟着作品一同带给下一位受话人。对话理论中，交际时产生的 X 原先是空无一物的，是经由受话人生出新的观点，采取行动，用自己的经验填充核心的空缺，⁵¹才最终有 X 的产生。

我们以第 31 回，鲍廷玺向杜慎卿借钱为例，杜慎卿为了不借银子给鲍廷玺，编出的借口说的头头是道：

“……我家虽有几千现银子，我却收着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我就在这一两内要中，中了，那里没有使唤处？我却要留着做这一件事。而今你这弄班子的话，我转说出一个人来与你，也只当是我帮你一般，你却不可说是我说的。”⁵²

⁵⁰ 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著，汪正龙、李永新译，〈作者〉，《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页 22。

⁵¹ 沃尔夫冈·伊瑟尔著，金元浦、周宁译，〈本文与读者间的不对称性〉，《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页 198。

⁵² [清]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 380。

这种话术当然是被与吴敬梓同在统一一点的几位评点者一下看破，这不过是慎卿不能帮忙，却又想引以为自己的功劳，慷他人之慨，但是又怕被人点出，干脆让鲍廷玺别说是自己说的，这就是受话人在阅读时填补空白的结果，它们在与原来的文本融为一体后，就变成了类似导读和提点新受话人的存在，但若是这些反应文本本身就存在谬误的话，当然也会变成误导新受话人的因素，而卧评对王玉辉、箫云仙以及沈琼枝三位角色的解读就是如此。

还有一个不错的例子是在第 31 回，卧评对娄太爷、韦太爷、裁缝和王胡子的看法。王胡子和裁缝确实是处心积虑想要骗杜少卿的钱财无误，但说娄太爷是暗要，又说韦太爷是明吃，将他们与王胡子等人相提并论就不一定正确了，正如天评所言：

天二评：娄太爷不见破绽，不可度以小人之腹……韦太爷光明磊落，绝无渣滓。

53

吴敬梓在描写娄太爷时基本没有什么负面描写，何况若是娄太爷有心想骗少卿，又怎么会在去世前告诫他慷慨仗义也要看来的人是谁呢？⁵⁴ 韦太爷找少卿吃酒，也不见有卑鄙欺骗的模样，只是一个纯粹的酒人，何况后来少卿困难时，拿十两银子帮助他的也是韦太爷，将他们两位与王胡子等人并论，实在令人难以苟同，只能说卧评的评论虽然精妙，但确实也有不少武断的地方。

⁵³ [清]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 393。

⁵⁴ [清] 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页 403。

如果说原本的说话人与受话人的对话是在阅读过程中填补空白，那么新的说话人与受话人的出现，是为了与之互补和补正谬误，而这个从对话理论中衍生出来，建立在反应文本上的新文本，我会将其称之为后反应文本。更何况，受话人对说话人做出评点的原因，正是为了体现说话人表述的意图，对后来者作启发与引导，⁵⁵世无完人，其中有疏漏或谬误也是人之常情，这也是后反应文本存在的理由。然而，后反应文本的出现，并不预示着对话又到此为止，而是从侧面说明对话的未完成性：

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过程中，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才能被揭示出一些来（甚至这也仅仅是局部的）。这种对话是不可完成的，只要生存着有思想的和探索的人们，它就会持续下去。⁵⁶

只要人类还未毁灭，那么对话就永远不会有重点，即使是后反应文本也不见得能被视作新的结束，或是补足前评者空白的唯一答案，唯有文本的完成可以看作是故事情节的完成，至于作者和评者之间的对话，或许他们可以触及到意图、传递出作者表述的本质，但即使经过漫长的时间，这场对话也没法走到结束的那一刻，毕竟当我们在阅读如今的《儒林外史》评点本时，何尝不也是一名新的受话人呢？不过，后反应文本的存在与《儒林外史》流传的特殊性绑定，也就是说它未必能应用在其他文本上，但却能解释《外史》评者与评者之间的关系，让对话理论中衍生出新的公式。

⁵⁵ 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页 858。

⁵⁶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周启超、潘月琴、黄玫等译，〈在长远的时间里〉，《文本、对话与人文》，页 372。

第五章 结语

《儒林外史》评者的继承性实在太过稀有，我认为很难在其他小说上找到类似的情况，但反过来说，这也表示本文题目的局限性很大，几乎无法在《儒林外史》以外的其他小说进行这个研究，但我还是想试着通过这种方法，用文学理论解释评者与评者对话的现象，来凸显后反应文本以及新受话人的作用以及重要性。

说话人虽然几乎没有参与新的对话，只是他，也就是吴敬梓在小说中的杂语与本人的双声，就注定我们无法忽略他，这位说话人必须是对话的背景，不会参与但也不能将其无视。毕竟不管后来者如何彼此争锋、赞同、反驳，围绕的对象依旧不会改变，反倒是将其抽离的话，对话就毫无进行下去的可能。何况表述的目的，就是“使人听到”，希望能被人聆听理解，再作出应答，除非话语本身就是虚假的谎言，否则它是绝不会完结，会持续思考和探索下去的对话，因为话语本身就是深邃无底的存在，而受话人的角色，便是负责向这个深度作开拓。⁵⁷

这也是为什么受话人的角色在对话理论中非常重要，试想一下，如果说话人仅仅沉醉在理想的听众的话语之中，就像是与镜子中的倒影对谈一样，而自己的影子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人，它们之间的对话就是一场属于作者的独角戏，并没有相互作用可言，因为与其说这是两个声音，不如说更像是“等同于自身也相互等同的两个抽象概念。”⁵⁸实际存在的受话人，与为了回应而生的反应文本，才能形成有相互作用的对话，作为

⁵⁷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周启超、潘月琴、黄玫等译，〈1961年笔记〉，《文本、对话与人文》，页337。

⁵⁸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周启超、潘月琴、黄玫等译，〈在长远的时间里〉，《文本、对话与人文》，页385。

填补文本空白的意义存在，这也是言语的本质，即一旦表述便一定具有对话性，不可能变作绝对的独白。

听话人作为新的说话人，他产生的反应文本串起了这场新的对话，而在《儒林外史》中的主要代表则是卧评。另外，虽然从本文提出的例子看来，他的点评似乎错误不少，但其实批得精妙的地方更多，他既然身为《儒林外史》最初流传最广，影响很大的评点，还是有相当高的水平的。新的听话人，也就是后来的黄评等人，看到了卧评没有完全填上的缺口，尽其所能，试着补足了《儒林外史》余下的空白，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让后来的听话人能在正确无误的情况下，与说话人交际沟通，产生出属于他们的 X，也就是文本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他们的存在如此重要。

当然，在它们的表述之后，可以算作一种结束，因为言语肯定都会有结束的时候，但是这并不代表它“完结”了，而是单纯地将位置让给下一个人，等待着新的听话人与全新的反应文本。⁵⁹只要思想与生命不灭，那么对话就可以一直继续下去，毕竟话语是深邃的，读者是各有千秋的。虽然这个课题相当局限，但我认为自己的能力没法更好地完成它，希望未来还有人能将其完善。

⁵⁹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周启超、潘月琴、黄玫等译，〈《言语体裁问题》相关笔记存稿〉，《文本、对话与人文》，页 195。

参考文献

1. 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 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3. 李汉秋著，《《儒林外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5. 陈汝衡，《吴敬梓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6. 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8.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三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9.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四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10.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周启超、潘月琴、黄玫等译，《文本、对话与人
文》，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1. 托多罗夫著，蒋子华、张萍译，《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天津：百花文
艺出版社，2008。
12. 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汪正龙、李永新译，《关键词：文学、批
评与理论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3. 沃尔夫冈·伊瑟尔著，金元浦、周宁译，《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4. 商伟著、严蓓雯译，《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15. 吴琪，《对话理论视域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开放性——以《白痴》为例》，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硕士论文，2021。
16. 范超，《对话理论视角下《围城》的对话性研究》，西安：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论文，2020。
17. Wang Xin, "On the Yangs' Translation Methods of the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Schol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ter NewMark's Translation Theory" Master thesi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9.
18. He Xiaocui, "A Study of Yang Xiany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Ru Lin Wai Shi—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Master Thesis,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2016.